



The
FRANCHISE AFFAIR
JOSEPHINE TEY

法 兰 柴 思 事 件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吕文君 译

法兰柴思事件

The Franchise Affair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吕文君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The Franchise Affair
by Josephine Te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兰柴思事件 / (英) 铁伊著; 吕文君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5133-0740-6
I. ①法… II. ①铁… ②吕…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9156号

447123



法兰柴思事件

(英) 约瑟芬·铁伊 著 吕文君 译

责任编辑: 王 欢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158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740-6

定 价: 3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约瑟芬·铁伊

Josephine Tey (1896-1952)

约瑟芬·铁伊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出生于苏格兰的因弗尼斯，原名伊丽沙白·麦金托什。“约瑟芬·铁伊”这个笔名最先出现在她的第二部小说《一先令蜡烛》中。

铁伊曾就读于因弗尼斯皇家学院，之后在伯明翰的安斯特伊体育训练学院进修。毕业之后，她先后在利物浦附近和坦布里奇·威尔斯的体育训练学院任教，直到一九二六年母亲去世，才回到家乡照顾身体残疾的父亲。

约瑟芬·铁伊是侦探小说黄金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与阿加莎·克里斯蒂、多萝西·L. 塞耶斯并称为“英国三大女侦探作家”。铁伊一生只创作了八部侦探小说，每一部都为读者和评论界称道，被誉为“一生没有写过失败作品的侦探作家”。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讲述故事，细腻的文笔和崇高的人文主义关怀是其作品的标签。她的小说从来不流于世俗，其文学价值和普世价值甚至远远超过一些纯文学作品。铁伊的出现，改变了当时西方侦探小说“公式化”、“庸俗化”、“廉价化”的局面，为侦探文学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约瑟芬·铁伊的成名作是创作于一九五一年的《时间的女儿》。这部作品重新描绘了一段广为人知的英国王室的历史，在美国侦探作家协会（MWA）票选的史上百大侦探小说中名列第四，成为侦探文学史上无法忽视的经典。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三日，约瑟芬·铁伊在伦敦去世。她早已知道自己患上了不治之症，却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她把自己的财产和全部的版权收入都捐赠给了英格兰国家信托基金，这在侦探文学史上也是空前的。

约瑟芬·铁伊 作品年表

1929	The Man in the Queue
1936	A Shilling for Candles
1947	Miss Pym Disposes
1949	The Franchise Affair
1949	Brat Farrar
1950	To Love and Be Wise
1951	The Daughter of Time
1952	The Singing Sands

1

这是一个春天的下午，四点钟，罗伯特·布莱尔已经想回家了。

下班时间当然是五点。但是，如果你只是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联合律师事务所中唯一姓布莱尔的合伙人，那么任何时间离开办公室回家都不会引来非议。再说，如果你的业务大都是与遗嘱、财产转让或投资有关，那么通常下午也不太会有客户到访。而且，如果你是住在米尔福德这样的小镇，邮件递送的最晚时间是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那么一天的工作在下午四点以前就结束了。

桌上的电话不会再响。因为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的伙伴现在应该早已打到第十四或第十六洞了。也不会有人打电话来邀他一同晚餐，因为在米尔福德，晚餐邀约仍然是以邮寄正式手写邀请函的方式进行。琳姨妈也不会打电话来要他下班回家时顺路买点鱼，因为这会儿是她隔周下午去电影院的时间，现在，电影已经开演近二十分钟了。

他坐在那里，在小镇懒洋洋的春日午后，眼神空洞地望着最后一

抹残阳照在他的桌子上——那是他祖父从巴黎带回来，让家人大为震惊的桃花心木镶铜桌子——心里想着离开办公室回家。桌上的茶盘被笼罩在斑驳的阳光里；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事务所的茶具永远是同样的漆盘和茶杯。每天下午三点五十分，塔芙小姐会准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手上捧着盖着白色方巾的漆盘，盘子上带蓝色花纹的瓷杯子里已经倒上了茶，旁边是与杯子配套的小碟子，上面放着两块饼干：星期一、三、五是法式小圆饼，星期二和星期四是消化饼。

他百无聊赖地看着茶盘，想着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着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的延续性。从他记事起，事务所用的就是这套瓷杯。盛放它的漆盘是他小时候家中的厨师将面包从烤箱里取出来时用的，后来被他当时还年轻的母亲带到办公室，用来放置那套带蓝色花纹的茶杯。白色方巾是几年后和塔芙小姐一起出现在事务所的。塔芙小姐的出现是战争的产物，她是米尔福德镇上第一个在体面的律师事务所里拥有一张办公桌的女性。塔芙小姐这个头脑迟钝、工作认真、身材瘦长的女子，在战争期间一直保持着单身，事务所也安然度过了那段混乱时期。如今，在又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这位身材依然瘦长的塔芙小姐头发已经花白，高贵雍容，并且令人意外地成为事务所资历最老的职员。事实上，她为这个向来一成不变的传统事务所带来的唯一变化，是那块盖着茶盘的白色茶巾。塔芙小姐自己家中从不将食物直接放在托盘上，总是铺一层茶巾或装饰方巾。来到事务所，没有任何装饰的托盘让她很是看不惯，完全无法接受。不仅如此，她觉得漆茶盘让人看了不舒服，胃口尽失，而且很“古怪”。于是，有一天她从家里带来一块茶巾；那是一块简单朴实的素白色方巾，很适合铺在盛食物的容器里。罗伯特的父亲曾经很喜爱那个没有任何装饰的托盘，

但被塔芙小姐以事务所利益为念的态度所感动，于是白色的方巾便保留了下来。现在，它就像存放契约的盒子、铜制名牌以及赫塞尔廷先生每年一次的感冒一样，成了事务所的一部分。

罗伯特的目光停留在原本装着饼干的蓝色盘子上时，一阵古怪的感觉又从他胸口袭过。这感觉跟那两块饼干无关，至少在生理机能上无关。是因为这不可避免的饼干程序：一种平静而必然的程序，比如星期四是消化饼，星期一是小圆饼。去年之前，他并没有觉得这种必然或平静有什么不好。除了在这个他生长的地方平和地生活之外，他从没考虑过别的生活方式。直至现在，他依然如此。只是近来，一种奇怪而陌生的想法会偶尔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脑海里。比如这几天，有个声音在说：“这就是你要以之终老的生活方式。”随之而来的是胸口突然一紧。这种恐惧慌张的感觉，就像十岁去看牙医时产生的那种心脏一缩。

这让罗伯特既恼火又困惑，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快乐、幸运而且成熟的人。为什么这种陌生的想法会莫名其妙地在他的胸口形成一种惊慌？难道他的生活缺少了一个正常男人应该有的东西吗？

一个妻子？

但是，如果他愿意，他随时都可以结婚——至少他认为是这样的。周围有不少的适婚女子，她们可从来没表现出不喜欢他的样子。

疼爱他的母亲？

然而又有哪个母亲能像琳姨妈那样给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呢？琳姨妈几乎是溺爱他的。

富有？

有什么东西是他想要而买不起的呢？如果这还不算富有的话，他不知道什么才算是。

刺激的生活？

他从来就没想过追求刺激。对于他来说，生活中最兴奋的事莫过于出外打猎一天或在高尔夫比赛的第十六洞时打成平手。

那究竟是什么呢？

那个“这就是你要以之终老的生活方式”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他坐在那里盯着放饼干的蓝色碟子，想着：也许只是孩提时代怀有的“美好明天”的梦想继续藏在一个成年男人的潜意识中，觉得有一天梦想会实现；直到过了不惑之年，忽然醒悟，发觉梦想不再可能实现，于是它不再蛰伏，而是出现在脑海里，吵闹着要人正视这段失落的童年时光。

平心而论，罗伯特·布莱尔衷心希望眼前的这种生活能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他死。从学童时期他就知道有一天他会进入事务所继承父亲的事业；那时，善良的本性让他对其他同龄男孩满怀同情，他们没有像他这样有已经安排好的将来，不能像他这样享受米尔福德，他这里有朋友、有回忆，还有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联合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从一八四三年起就没有姓海沃德的合伙人了；不过本尼特家一个年轻的继承人占据了后面的办公室。用“占据”这个词来形容真是太合适了，因为这个年轻人内维尔基本上不做什么工作，他目前主要的兴趣是写一些所谓新时代的诗，这些诗体却又古老得只有他本人能看懂。罗伯特常为那些作品忧心，但对内维尔的懒散却宽容有加，因为当初他自己刚来到事务所，坐在同一间办公室时，也是相当懒散且不务正业，整天都在练习用五号铁杆往皮椅子里打高尔夫球。

夕阳终于轻轻滑过了托盘，罗伯特决定回家。现在走的话，他仍

有时间赶在太阳从东边的人行道上消失前步行经过高街。米尔福德镇的高街仍然是能让他感到愉快的事物之一。这并不是因为米尔福德有什么特别之处——特伦特南部有上百个它的复制品——而是它天然蕴涵着一种代表过去三百年来英国社会优雅生活的气质。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所在的这幢房子建于查理二世统治时代的最后一年，从它旁边的人行道往南，高街延着缓坡上升——坡上依次是乔治时代的砖瓦、伊丽莎白时代的露出黑色椽柱的木结构房子、维多利亚时代的石屋和摄政时期^①的灰泥墙——直到另一端掩映在榆树后面的爱德华式别墅。玫红、白色和棕色之间，偶尔会出现不协调的黑色玻璃，就像浑身戴满首饰的暴发户出现在优雅的宴会上，好在周围典雅的建筑把这种不协调抵消了。就连连锁商店在米尔福德镇也变得温和起来。当然，南边那霸道的美国式便利店神气活现地挂着红金两色的旗帜，每一天都让在对面的特鲁洛夫小姐恼怒不已，她在那座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典雅建筑里经营茶馆，依靠她姐姐做的糕点和安·博林^②的名号维持着店里的生意。然而英国大银行之一的威斯敏斯特银行，则自发放高利息贷款以来就一直很低调，即使在因扩充需要而使用威佛大厅时也只是悄悄地镶了一块大理石招牌；还有药品批发商索尔思，在买下威思顿宅第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建筑物高大惊人的外观。

这条小街美好、快乐、忙碌，修剪整齐的欧椴树一直延伸到人行道上，罗伯特很喜欢这条街。

现在，他收拢双脚，准备起身离开。电话铃却在这时响了起来。

①摄政时期，英国的摄政时期是指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二〇年间，乔治三世被认为不适于统治，而他的儿子，即之后的乔治四世被任命为他的代理人作为摄政王的时期。广义的摄政时期指一七九五年至一八三七年，这一时期的政治和文化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

②安·博林（Ann Boleyn, 1507—1536），英格兰皇后（1533—1536），亨利八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一世的母亲。她没有生养男性继承人，后来被以通奸罪斩首。

在世界上的其他事务所，电话通常是安置在外间的办公室的，由秘书接起来问明来意，请对方稍待一会儿，然后才转接进里间办公室。不过，在米尔福德镇程序不是这样。这种事在米尔福德是无法容忍的。如果你打电话给约翰·史密斯，你就可以认定接电话的是约翰·史密斯本人。所以，在这春天的傍晚，当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事务所的电话铃响起时，它就在罗伯特那张桃花心木镶铜的办公桌上。

后来，罗伯特常常不自觉地想，如果那通电话晚一分钟打来会怎样？一分钟——平时毫无价值的六十秒，在这段时间里，他可能已经拿起厅里挂钩上的外套，探头到对面赫塞尔廷先生的办公室道声再见，然后走到室外的夕阳里，沿着街道离开了。那样的话，接电话的就会是赫塞尔廷先生，他会告诉电话中的那名女子说布莱尔先生已经下班离开了。那样的话，她就会挂断电话去找别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对他而言也只是学术上的兴趣罢了。

可电话偏偏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罗伯特伸出手拿起了话筒。

“是布莱尔先生吗？”是个女人，嗓音低沉，他觉得拥有这种嗓音的人通常是从容自信的，但电话里的人听起来呼吸急促，似乎很慌张。“哦，找到你真高兴，我还担心你已经离开了呢。布莱尔先生，你不认识我。我叫夏普，玛丽恩·夏普，和我母亲住在法兰柴思，你知道，就是拉伯洛路上的那幢房子。”

“是的，我知道那幢房子。”布莱尔说。他见过玛丽恩·夏普，就像他见过米尔福德和这个区域的所有人一样。那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人，身材瘦高、皮肤偏黑；常戴着一条颜色鲜亮的丝巾，更衬托出她吉卜赛女郎般黝黑的皮肤。早上，她会开着一辆破旧的车去购物，她那头发花白的年迈母亲坐在后座上，那个老女人看起来正直、优雅，却相当威严，似乎在默默地抗议什么。夏普太太的侧面轮

廓像惠斯勒^①笔下的母亲；当她面对你时，那双明亮、苍白、冷冰冰的眼睛像海鸥般锐利，不禁让人联想到女巫。她是个让人感到很不自在的老人。

“你不认识我，”那个声音在继续，“但我在米尔福德见过你，你看上去是个好人，而我则需要一位律师。我是说，现在就需要，此刻。唯一和我们有过业务往来的律师在伦敦——我是说，伦敦的一家事务所——而且也不能算是我们的律师。我们只是因为一份遗产的事雇用过他们。可是我现在遇到麻烦了，需要法律援助，然后我想起了你，或许你会……”

“如果是你的车……”罗伯特开始分析。“遇到麻烦”在米尔福德镇通常只有两种可能性：私生子抚养问题或违反交通规则。既然是玛丽恩·夏普，那应该是后者；然而哪一种都一样，因为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事务所根本不会有兴趣接办。他会将这案子交给这条街另一端那家事务所的卡利，他很喜欢接法庭案子，而且大家一致认为他是个有能力将魔鬼从地狱里保释出来的家伙。（“取保候审！”一天晚上有人在玫瑰王冠酒店这样说过，“他比这更厉害。他能让我们在一个罪犯的人品褒扬书上签名。”）

“如果是你的车——”

“车？”她茫然地重复道，似乎一时之间不知道车是什么东西，“哦，我知道了。不，哦，不是，完全不是那样的。是比那个严重多了，是有关苏格兰场的。”

“苏格兰场！”

^①惠斯勒（James Abbott McNeill Whistler, 1834—1903），著名印象派画家，父亲是美国工程师，全家曾居于圣彼得堡。惠斯勒曾入读西点军校，之后却走上绘画的道路。惠斯勒的画作不太重视轮廓和素描，而偏重彩色和音乐的效果，尤其喜欢在画作命名上加上音乐术语，例如《母亲的画像》又名《灰色与黑色的交响曲》。

对于一个像罗伯特·布莱尔这样温和的小镇律师和绅士而言，苏格兰场就像世外桃源、好莱坞或降落伞一样奇异。作为一名正派的市民，他与当地警方一直关系良好，犯罪案件更是与他无关。如果非要说他和苏格兰场有什么联系，那也只有和他一起打高尔夫球的当地警探；他总是发挥稳定，在打到第十九洞时，偶尔有意无意地透露一点工作上的事。

“我没有谋杀任何人，如果这是你担心的问题的话。”声音听起来有些急促。

“重要的是：你是否被认为谋杀了某人？”不管她被认为做了什么，这显然是卡利的案子。他必须让她去找卡利。

“不，这跟谋杀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说涉嫌一桩绑架案，或者叫诱拐之类的。电话里解释不方便。总之，我现在需要一名律师，立刻，而且……”

“可是，你知道，你现在需要的不是我这样的律师，”罗伯特说，“我对刑法几乎一无所知。我的事务所并不具备处理此类案件的资质。你需要的人是——”

“我不需要任何刑事律师。我需要的是一个朋友。一个能支持我，让我不会上当受骗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一个能告诉我什么样的问题我不想回答的话就可以拒绝回答这类事情的人。这并不需要具备刑事案的经验，对吗？”

“话虽如此，可如果你去专门处理这类案子的事务所会得到更专业的服务，比如——”

“你想说，你对这类案子不感兴趣，对不对？”

“哦，不，当然不是，”罗伯特急切地说，“我只是衷心地认为这样比较明智，你应该——”

“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感觉吗？”她打断他，“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掉到河里的人，拼命想挣扎上岸，而你在岸上不但没有伸手救援，反而指着对岸说那边比较容易上。”

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

“恰恰相反，”罗伯特说，“我是在给你提供一位救援专家，比我这样的业余人士好得多。本杰明·卡利比这里的任何人都了解如何为这样的当事人进行辩护，而且——”

“什么！那个穿着条纹西装的讨厌的小个子？”她低沉的嗓子突然升高，声音都破了，然后沉默了一会儿。“我很抱歉，”她恢复到正常的声音，“那样说很愚蠢。可是你看，我打电话来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你处事敏锐，”（“确实如此。”罗伯特想），“而是因为我遇到麻烦了，想听听与我同类型的人的意见。而你看来是这样的人。布莱尔先生，无论如何请过来一趟。我现在就需要你。苏格兰场的人现在就在我家。如果你来了之后觉得不想牵涉其中，之后也可以转给别的律师，对不对？而且，也许最后证明根本没什么事。如果你现在过来一趟，像律师们通常做的那样‘照顾当事人的利益’——或者你们有别的说法——也许一个小时就能解决了。我确信是哪里出了错。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呢？”

基本上，罗伯特·布莱尔认为自己是可以帮助她这个忙的。他为人和善，无法拒绝这种合乎常理的要求——再说如果事情棘手，他也还有转圜的余地。而且，后来回想整个事件时，他承认从一开始他就没想把这案子转给本杰明·卡利。尽管她关于条纹西装的评论很刻薄，但他其实很同意她的观点。如果一个人真的做了什么需要洗脱嫌疑的事情，那么卡利无疑是上帝赐予的礼物；可是如果你只是有些事情弄不明白，有点小麻烦或者完全是无辜的，那么卡利的火爆脾气可能不

会给你带来什么有效的帮助。

尽管如此，他放下话筒后却希望他给人的感觉是拒人千里的——就算因此遭人非议也无所谓——只要陌生女子遇到麻烦时，不会想着找他帮忙就行了。

在去辛恩街修车厂取车的路上，他边走边想，“绑架”是一种什么样的麻烦？英国法律中有这个罪名吗？谁会是她有兴趣绑架的人？一个孩子？被认为“有潜力”的孩子？因为除了在拉伯洛路上的那幢大房子外，她们母女俩给人的印象是经济拮据的。又或者是绑架了她们认为被法定监护人虐待的孩子？这是有可能的。那个老女人有着一张宗教狂热者的脸；而玛丽恩·夏普给人的感觉则是如果火刑仍然没有被废止的话，火刑柱对她来说只是普通用品。是的，这有可能是某种错误的慈善义举，是“旨在剥夺亲生父母或监护人的监护权”的扣留。他此刻希望自己能记得更多的《哈里斯和威尔希尔刑法》里的内容。在手边没有法律条文可供查阅的情况下，他不能确定那是不是需要入狱的重罪，或者只是轻度的不合法行为？“诱拐和扣留”类的案件自一七九八年十二月之后就没有再出现在布莱尔-海沃德-本尼特律师事务所的档案中。最后一宗此类案件是有关一位名叫莱梭斯的乡绅，借着酒劲，将年轻的格里顿小姐从她家的舞会上带出来，横放在他的马背上，带着她逃离了一场洪水灾难；毫无疑问，这位乡绅当时的意图无可指责。

哦，看来这对母女显然因为苏格兰场介入了她们的计划而受到了惊吓。罗伯特对此也有些吃惊。难道这孩子已经重要到惊动了刑警总部？

一到辛恩街，他便陷入到那种做生意时常见的争吵之中，不过很快便脱身了。（词源学家认为——如果你有兴趣知道的话——“辛恩”